

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2016年8月20日，父母送我到机场。临走前的心情是复杂的，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开始珍惜熟悉的事物，如手背上的疤，沙发的纹理。飞机上我吃了三次早餐，下飞机时，已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晚，我在机场等待第二天早晨的校车。南半球正值冬末，要是他们也过春节，大概就在这个时阵吧。机场里是有暖风的，所以有不少过夜的人，景象好似中国十年前的火车站，枣红与军绿色的男男女女纵横在地板上，不知是在等车还是进来避寒。我也加入了过夜的队伍，坐在宽阔窗台上，等待着清晨的第一班校车。我是谁，来自哪里，没有人好奇，也没有人知道。

终于，在第二天的清晨，我和几位来自纽约本部和杜克来交换的同学坐上了学校派来的巴士。一路奔驰，阳光刺入瞳孔，建筑模糊了颜色，各式的汽车在公路上奔跑。草地，鸟群，飘动的白云，一切的一切都充满了属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

到学校后，遇见了我的住家女主人特蕾莎，是一位和蔼而优雅的奶奶，我们入乡随俗，互吻脸颊以相问候，她惊讶到我的行李之少。随特蕾莎回到公寓附近，每遇到邻友，她使用高高的语调介绍新来的我，“纽约大学学生，来自中国！”。家里还有特蕾莎的小儿子马提亚斯，和外孙女亚力克萨。特蕾莎是一名灵修师，信奉天主教，后来听说，阿根廷的心理咨询师比例是世界上最多的。马提亚斯很高大，三十来岁，管理球类比赛。若在夜里听到如雷贯耳的狂吼，一定是马提亚斯喜欢的球队进球了。亚力克萨和我们同龄，一边读大学一边工作，她学的是美术，喜欢抽烟，但会用卡片遮住烟盒上为提醒吸烟有害健康而印上的口腔癌患者嘴部的图片。家里还有一位保姆，来自巴拉圭，每周的一三五都给全家人做饭。我喜欢她做的摊鸡蛋饼，每次都豪爽地放三个鸡蛋，再浇上辣酱，美味又满足。

我的室友叫Zé，广东人，说着流利的英语和西班牙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天的下午，Zé和我在圣菲街与自由路的街角吃了阿根廷汉堡，我们望着来来往往的奇异车辆，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窗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公交车（colectivo）：涂满了油漆，画着各种图案。后来得知，这些车竟然已跑了一个世纪。上车前，需要和司机提前商量好在哪里下车。开始我不会西班牙语，只能跟在Zé后面，说“lo mismo（和他一样）”，自己出去的时候，也跟着前面的人浑水摸鱼，但司机若再和我几句说话，便会窘状百出。

布宜诺斯艾利斯既古典又奔放，路边的建筑，街上的铺路石，都保留着城市建立之初的样子。这里的电梯，至多容纳仨人，门有两层，第一层酷似家里的木门，第二层是需要手动拉紧的菱形防护门。一次上楼时，我手扶着菱形防护门，结果因为它接触不良，电梯卡在了半空中，十分骇人。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巷尾，总能看见巨幅的壁画，内容天马行空，一幅接一幅，美不胜收，令人惊叹。后来听说，这里的街头艺术家只消住宅所有者同意，便可自由进行创作。

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二个周末，因帮忙从国内捎带物品，我认识了一位居住在这里十余年的中国导游，她邀请我和几位朋友吃了自助牛排。同来的有一位和我年龄相仿，面容姣好的小青年，西语名叫Daniel。Daniel初中一毕业，便被父母“召唤”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帮忙打理家里的超市，这一来，便是五年。五年里超市生意不错，可Daniel没能继续读书，也没从父亲手里拿到工资。Daniel脑子灵光，西班牙语学基本与母语者（native speaker）无异，他说自己学习的方法是把一本西班牙语的苏菲的世界读来读去，随后便可以生活交流无碍了。他也说到，自己十分渴望继续读书，讲到激动时，Daniel的声调提高了不少，说甚至想好了和家里决裂的后路。后来，Daniel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原因之一是我们都打篮球。周四晚上，会有中国人按惯例包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晚从十点开始，我们往往会酣畅淋漓地打到凌晨一点，打到

走不动为止。Daniel的其他朋友常在周末聚餐，我也受邀请得以加入，认识了不少移民朋友，也听了许多故事。

阿根廷的菜乏善可陈，但其牛肉则担得起“一美味遮百乏味”的形象代表。我和Daniel几个人常去一家牛排自助，名叫“Siga la Vaga（继续牛）”，有一位福清的朋友，西语名叫Matias，会挑选烤好的牛排，他曾端来一盘滋滋作响的肉，自信地向大家宣布“lomo来了”，我赶快捉来一块，咬下去，入口即化，汁香四溢！那的确是我吃过最美味的lomo de bife（菲力牛排）了。学期末的感恩节晚餐上，我邀请了Daniel来访NYU Buenos Aires，共进感恩节晚餐。那天也恰逢我的二十岁生日，多么难忘的一学期啊！我的西语老师，这里的校长，管理人员，还有Zé与Daniel，直到今天，每个人都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组成了这段记忆的音符。后来，Daniel兼职做起了导游，成了南极的常客。Matias回国休假，骑行了川藏线，Zé与我则继续读书，都将攻读硕士。在我临走前的那个晚上，我们又去吃了“继续牛”，那晚的月亮，从母亲港的水面浮上天空，硕大得像留声机的金黄喇叭。彼时彼景，那一段美好，也在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十月底，我和另外四五名同学作为留学生代表拜访了一所公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Matanza）。去学校的路上，我们见到不少停在路边的车顶上摆着黄色塑料桶，司机告诉我们，这是卖车的意思。到达学校后，本以为是简单地与当地学生们交流，谁知刚下车，便有几位西装革履的工作人员领我们去了校长办公室。校长用西班牙语介绍了学校的历史，我听得兴致勃勃，当然也多亏了他助理的英文翻译。这是一所公立大学，由废弃的工厂改造，阿根廷的医疗、教育，都由政府资助，外国人也可以过来读书。校长讲完，让我们问问题，我见同学们都兴味索然，便举起手问到：“政府作为资助方会不会干预学术自由”？校长慈祥的笑容突然僵住了，又突然大笑着转向他的助理，尴尬而不失风度地说了几句西语。他的助理说，政府人员前几天还来私下谈

过这个问题.....后来合影的时候，校长站在我身边，低声诡笑地在我耳边说：“下次别问这么难的问题了”。随后，我们被领往教学区的会议室，迎接我们的是三四十名在读学生。我和六七位同学坐了下来聊天，这一聊就是三小时，中间夹杂着Spanish, English, Chinglish, Spanglish。我了解到阿根廷是的移民国家，战乱时期欧洲人辗转来到这里，包括他们的外祖母。这几位学生，有的学经济，有的学政治，有的学医学。学习医学的两位同学想做整形医生，因为近来美容业蒸蒸日上，比传统工业农业好的多。还有件另人惊讶的事：他们都是一边工作一边上学。因为阿根廷从小学到大学，每天只用上半天课，上午或下午可自由选择。他们也有高考，但竞争不大，有的政客还在呼吁取消高考，人人有学上。我和他们讲述了自己高中的日常，他们听得目瞪口呆，眼神里透着对命运的敬畏与感激。当然，若没有高考，我也不会来NYU Shanghai，也不会来布宜诺斯艾利斯交流，也不会和他们面对面坐在一起，讨论发展中国家农村校教育的基本情况。命运充满了Serendipity（意料之外的事），它逼着人们做出迫不得已的选择，但同时也孕育着人生中追求理想的奋斗与激情，就像高考后来到上纽的学生，从中国翻山越岭到世界各地的移民，漂洋过海来到阿根廷的定居者，都在用自己的选择谱写着人生。

*2016年12月17日，我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先后经往智利，秘鲁，墨西哥。2017年1月8日凌晨两点到达纽约，风雪交加，多亏逸俊姆的接待。

纽约

纽约人不少，傍晚尤其多。Union Square，小贩黑大哥。刚来纽约的时候，我住在钹金阁（Palladium）。站在红绿灯下，匆忙的各色人流，来去的亮黄色出租，耳边便常会荡起“concrete jungle where dreams are made of（钢铁森林筑梦来）”这首歌。这里的楼都很高，这里人的步子都很快。整个纽约像一张网，网上布满了格子，格子与格子形似而

又迥乎不同；从三街到十三街，从三大道到五大道，在这个二十“街方”的格子里，我像个小蚂蚁，每天匆匆地走着，却像在无尽而短暂的梦中奔跑，怎么跑也跑不出这二十个方块，即使没有围墙。

许多大学有着美丽的校园，像公园一般的校园；人们骑着单车，晃着车头，肩并肩往前走。这种闲适在纽约则无福消受了：怎会有人在CitiBike上慢悠悠地骑？都市人的慵懒多是躺在床上，仰面朝着一台发光的设备发呆。NYU是没有一所围墙的学校，充当校园的是一栋栋的方块楼，楼之间的马路与红绿灯，还有出现在宣传画册首页的华盛顿广场公园，公园里的行人来来往往，仿佛是一个交通枢纽。公园的最中央坐落着一口喷泉，能喷一夏天的水，没有水的时候也不闲着，圆形的水池正好充当街头艺人的舞台，每次表演都少不关注；公园的小路旁满是樱树，所有的花好像串通好了，在四月的某一天同时开放，好像新年跨过第一秒时的满天烟火，在这一刻一齐绽放，也在转瞬间一齐逝去。纽约春天秉性古怪，忽冷忽热，昨天满树的樱粉，一场冷冷的“春雨”后，便是一地的落红了，惊艳的美丽往往短暂而匆匆，不留意间便化为乌有。该去的总会去的，无法留下的才成为真正的美好。橱窗里的花朵比不上枝头盛开的花儿，因为她给予不了那份不经意的美丽与感动；透明的玻璃幕墙没有阻隔她的美丽，却阻隔了欣赏她的人儿前去；要我说，花儿不属于钢筋水泥或者商店橱窗，花儿属于与她相遇并驻足的人们。

每个周五早晨，我都要前往布鲁克林上课，人们都喜欢靠窗的座位，因为这是与一座城市见面的好机会，虽说是走马观花，但毕竟可见一斑，旅游观光团坐的大巴车不就是这么走一遭匆匆看一看吗。我最喜欢的一段路是过东河走曼哈顿大桥的时候：向左望，层层高楼鳞次栉比，Navy Yard的造船厂锈迹斑斑；向右看是雄伟敦实的布鲁克林大桥，好像用一种半圆齿纹的尺子画出的波浪线，再往远看，自由女神像依稀可见，她朝着布鲁克林方向招手，仿佛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黑色的影子带着些许失望，莫非是再也没有坐船前往纽约的人因远远望见她而激动呐喊了吗？每当夜幕降临时再望向窗外，黑夜隐去了女神像，隐去

了流淌的河水，留下漫天繁星似的灯光装点着夜空，灯光点亮的星子不眨眼，也可以给人似曾相识的静谧与美好。

我的窗外有一栋高楼，楼顶上有一座钟，整点时会响起一段属于钟声的旋律，和小学的上课铃一样；再走几步，联合广场边上的大楼上也有一串数字，从开始到中间是今天的时间，精确到毫厘，从末尾到中间的数字是距离今天结束的时间；许多人在这串数字下匆匆而过，许多人抬头望着它快速更迭的数字，有的人看出来是时间，有的人不清楚是做什么的便匆匆离去；要我说，如果一个人看它定睛不动到十二点，所有数字都变成零的时候，一定会弄清楚这串数字到含义。再走几条街，是纽约著名的时代广场，人们在新年夜倒数计时，期待着新的一年，期待太阳再次升起，樱花再次绽放，再一次的超级碗，再一次的NBA总决赛，再一次的黑色星期五和再一次的新年倒数计时；而这些节点中间则用相似的匆匆填满，就像每个街区中相似的高楼，下一条街走不出这座城，新的一年走不出生活的匆匆。

匆匆往往和忙忙同时说起，忙忙又总是连着碌碌，碌碌之后好像是无为啊。匆匆的人忙个不停，匆匆的人盲目前行，匆匆的人茫然失措。人们匆匆地来，匆匆地去，有多少人发现过匆和勿就差那么一点儿呢？

阿布扎比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到如今，已经是“上太空而小天下？”。世界是广阔的，也是联通的，当然世界上的人是移动的。NYU Shanghai和Abu Dhabi两所分校都是神奇的地方，如果一个睡了很久的人在上海或阿布扎比的校园里醒来，定会难以分辨出自己在哪个国家，哪个大洲，甚至会怀疑所见所闻是否真实。这个世界变化愈来愈快，可谓实实在在的日新月异。在校园里，来自超过七十个国家的同学和你一起学习，吃饭，打球，这本身即是一种神奇。多文化共存的世界，将在

未来成为常态。然而，走出校园，我们看见的是现实——45摄氏度的高温，上百位印度劳工挤在没有空调的班车前往工地；摩肩接踵，Madinat Zayed(圣城大厦)里宗肤色的商贩们用各种语言招呼生意——现实提醒着我们，自己只是“生在蜜罐（overprivileged）”里的人啊，连这个蜜罐也是由印度劳工的汗砌成的。NYU Abu Dhabi的同学们互相戏称“未来领袖（global leaders）”，未来领袖们大多享有奖学金，校园里还有convenient store（小卖部）可以刷dining dirham（饷钱），每个月还有stipend（补给）发送，好不快活。连校园所在的小岛，都叫做“快乐岛（Saadiyat Island）”呢！同学们也确实肩负得起这个称号。在D2（二号食堂）吃饭时，总能与有不大熟悉的同学围坐在一起，一来二去，便认识了不少同学：柬埔寨人，科特迪瓦人，尼泊尔人，斯里兰卡人，当然还有不少中国人……他们都是自己国家的佼佼者，但也是一个个会嬉笑怒骂的普通人，我们一起打球，学习，吃火锅。Abu Dhabi的和Shanghai的共同点之一，便是同学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不会有“日日思君不见君”之愁苦。

身在阿布扎比，怎能不“清真”一下，除了每周三吃两份羊排外，我的清真体现在了选修“基础阿拉伯语”。这不仅仅是一门语言课程，更是一门文化课——了解一种文化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学习他们的语言，何况是在当地。我的阿拉伯语老师是一名来自约旦（Jordan）的女性，名字叫Khulood，是甜美的意思。一次我们造句，大概是“我有三个名字，han, suhan, hansu”。轮到Khulood，她便不好意思地道出了自己的小名：“小甜甜”。小甜甜已经教阿拉伯语二十余年了，十分地和蔼可亲。她还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品尝她准备的茶、咖啡、还有甜品。用餐时，她的丈夫不在，我们便趁机问道她和她丈夫的故事。她便讲道，自己与丈夫婚前曾是同事兼好友，相识十余年。可是一天，她的丈夫即将调走，临走之前，小甜甜走到他面前，鼓起勇气对他说道“You know what, I love you”。六个月后，她们便订婚了。听Khulood亲口讲起自己的故

事，我们的心底升起一丝温暖。想到这一切，都发生在在伊斯兰的文化背景下，我于是更加钦佩眼前这位佩戴头巾的女士。

无论是阿布扎比还是上海，都有着对世界大同的理想，和对文化交融的实验。当然，每一步探索都少不了艰难险阻，但也正是在幽暗昏惑里跋涉的过程中诞生了新的希望与生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愿溯流而上，找寻她的踪迹，却见依稀仿佛，她在身边伫立。

*2018年1月22日，结束了三个学期的Study Away，我回到NYU Global Network里平均学习时间最长的校区——上海，开始毕业设计。